

六藝之一錄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七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

石鼓賦詩

周伯溫石鼓賦 子嘗考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

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竒之訪諸士大夫

具在京師欲徃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踐祚之始年有

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廟之兩塾尊之也明年

改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獲償所願夫以三代
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
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乎韓公不
得見於昔時而吾輩得見於今日何幸如之輒為賦
曰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輝映於西
東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泐
泐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儀鳳
蜿兮六合之神龍欣獸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歷

歷兮瑇珠森竦於元圃依依兮神雲隱見於蒼穹嗟
追琢之渾厚或制作於天工於赫宣王弘振頽綱四
國既遂百職既張睠茲農暇載飾戎行踵武前人蒐
於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於聲詩勒之琳瑯其
形之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盡於十者考治極
而功彰當戰國暴秦而韜晦者抑貞介遠其汙辱歷
兩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為之護防歲紀茫茫
顯於李唐韋韓歌之靄其有芳迄宋宣和斯遷於梁

金人襲沒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豈文運之日昌
誕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藉周軒四旁六經彞訓
因時表章大比曠典因時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
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岫嶽之石又漫滅
而不復有維斯文為至寶實終古之罕偶惜拮據之
有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蚩蚩窪一為白幸而文
存庸詔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
禪亦皆埋仆於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

之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徒壽之蓋以
寄古文於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輦之
學兮自我皇紛曹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
道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

傷保億齡兮於耿光

鐵網
珊瑚

李丙奎石鼓賦 偉周宣之中興鑄石鼓而勒成煩

鬼神之守護復遇元和之太平邈所來之何從實韓
門之張生愚嘗玩其辭考其義義雖密而辭嚴與車

攻而同意惟字體之瑰竒非科斗而非隸所恨者雨
淋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如邀之非我僅百中之
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之鋪張以炫耀於當世
謂刑詩為西行之迹使至寶為道旁之棄言有大而
實夸遂有來以歐陽子之議安知棄之者非三百篇
之刑詩又安知為之者非出於後來之好事文翰類選
羅魯石鼓賦 岐山石鼓或謂周成王時故物又或
以為宣王後來北方學者乃有以為宇文周所作者

蓋未有可考也觀其文往往與車攻吉日之詩相表裏故知其為宣王作無疑讀昌黎石鼓之歌誦坡公岐山之詠遂依托為之賦其辭曰子盍觀乎鳳翔八觀之一乎岐中蒼蒼西周故疆昔人伊誰內修外攘予嘗訪遺踪於岐下得故物於榛荒曰莓龍剝落雨墨淋漓者秦嶧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交柯者漢原廣之彛乎章殘字缺讀不能句快劍斫斷生蛟鼉非秦人詛楚人之辭乎蓋歐陽不能語其妙而子雲

不能識其奇也於是摩挲徙倚沉吟久之然後喟然歎曰我馬既同者車攻之徂東也其魚魴鯉者吉日之宴語也彼頑然者不可扣之鳴兮吾知其為宣王之石鼓也方其明堂受朝岐邑講蒐萬里無塵四海一秋天戈麾日凝雲不流勒駿功於石鼓將永鎮於岐周異銅仙之可移空回首於萬牛嗟惟此石俛仰千秋橫奇寶於道側微博雅其誰顧或龍騰而水躍或鸞下而鳳翥雖字體不可知其誰之筆兮意作誦

必當時之吉甫曾編詩之不見收兮亦何恨無人乎
李杜於是慨然授筆磨蒼崖之壁泚秋空之露取昌
黎慨嘆之言而作石鼓之賦

韋應物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
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滴今人濡紙
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
植走云云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溟漠秦家祖龍還刻

石碣石之罟李斯迹世人法古猶好傳持來比比殊

懸隔

韋蘇州集

韓愈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
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凌遲四海沸
宣王奮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
磨蒐于岐陽逞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
萬世鑿石作鼓陸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篆刻
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燒鬼物守護煩撓訶公從何

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鼉鸞
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
古鼎躍水龍騰拔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
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
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
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白科擢冠沐
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擅包席裹可立致十鼓

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
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
坐見舉國來奔波剌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
頗大厦深檐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
于事詎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着手
為摩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
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鷺繼周八代征戰罷無人
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

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

於乎吾意其蹉跎

昌黎集

蘇軾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龍走細觀初以指畫
肚欲讀嗟如鉗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

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

馬亦同其魚維鱣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

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

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
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水斯同穀穀
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科斗厭亂人方思聖
賢中興天為生耆耆東征徐方闕虓虎北伐犬戎隨
指喉象胥雜遝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鞶鼓
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矓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
文齊岫嶽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
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

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扭
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
烈來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秦救
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應隨擊掇傳聞九鼎
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
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亡
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

生安得如汝壽

東坡居士集

蘇轍石鼓歌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虞
以為無用百無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
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沒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
知處周人舊物惟存此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鐘無在
鑄戈戟宮殿已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
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
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
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

馬童揚喜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
輕毛擒翡翠尾執塵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
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遭亂既以
無用全有用還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
召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
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頤
下髭脫口齒齧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鱉
魴鱉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

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
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祿秦宣王用兵
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
顧闕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
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怒請看石鼓非徒然長

笑泰山刻秦語

樂城集

梅堯臣雷逸老做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

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縛鱖魴何以貫之維
柳揚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秦漢魏
下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
世如鳥翔惟閱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
氈衣歸上庠天官媵阿駝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
鼓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白剝中央
心喜遺篆猶在旁以白易白庸何傷以石補空恐春
梁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

莫強聚完辨并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
綠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趨踰我無別
識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
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縑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
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禪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
我欲効韓非癡狂載致出闕無所幃至寶宜列孔子
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裹護令
相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

輦已嘗於此豈不同
批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
路費芻糧又與茲器殊
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
諫疏投皂囊夜觀奎壁正吐芒
天有河鼓亦焜煌持

此負鼎干成湯

宛陵集

張耒瓦器易石鼓文歌
周網既季宣王作提劍揮

呵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
夜觀雲漢憂民瘼桓桓
方召執弓鉞蕩蕩申韓賜圭爵
北驅獫狁走豺狼南
伐徐夷斬鯨鱣明堂車馬走爭光
清廟笙鏞戶載樂

岐陽大獵紀功成十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
市後世紙筆傳冥漠迹荒事遠貴者寡晴風霜月多
推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滿盤蒼玉
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羲皇已亡巧偽起采椽土
木消純樸何為獲此上古器經歷萬世遭搜掠寥寥
墨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矯齊俗陶
土團泥從儉薄或云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
是時此物叅鼎俎簣桴土鼓誠為樂嗚呼二物信奇

絕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

零落

宛丘集

洪适石鼓詩 天作高山太王荒鷲鷲一鳴周翦商

邾鄆卜年大蒐講諸侯斂衽尊天王六月中興繩祖

武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可鐫千載神光薄

西許橐駝輓入大梁都壁水湛湛河出圖中間兩鼓

備章句日維丙申不糶糊左驂秀弓射麋豕有魴有

鯉君子漁光和石經此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

癸甲雁分翅橋門觀者堵牆如星沈東壁干戈起首
下足上天倒置景鍾糜碎九鼎飛王迹皇風吁掃地
誰與扛石徙幽燕兵車亂載包無羶敲火礪角小小
爾為礎為砧多歷年宣和殿中圖復古冠以車攻次
十鼓韓詩歐跋盡兼收雲章剖判定魚魯先君辛苦
朔方歸文犀拱壁棄弗攜一編十襲自鐫秘更有司
馬鳳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岐陽三雍身不到匆匆
北使接浙行在耶亡耶問無報整齊篆籀飾牙籤簡

撮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顏無術下登三

盤洲
集

張養浩石鼓詩 粵自鴻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
繼侯剛覃思神與凝摹收三千之書契蒼姬一變史

籀出鯨攫鼇吐鳳鸞挾羸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姦斯
愚叔世當時玉筋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
子相祖述剗撲遺淳趁姿媚我嘗慨此愧疎淺一髮
空危萬鈞係竭來庠序觀石鼓玉立儼然三代器細

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
日月羣陰欲食既半為雷電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
二貞堅不墮劫火灰蒼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鐘鼎瓦
礫如隻辭千金未為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
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
事堪把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漫有博物名迫視
不能詳一字沈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烟日西墜

歸田

類
葉

揭篋斯石鼓詩 孔廟頽牆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
火迹雨洗篆蝸涎野老偷為白居人打賣錢有形終

易盡流落漫堪憐

秋宜集

宋裴送汪編修出知餘姚州賦得石鼓作 翳昔中

興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績用闡幽琢石製
為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
史籀蟠錯分蛟蚪羶駝護轉徙逮閱三千秋天朝尤
寶惜移置宮牆陬栖息得所托珍秘價莫酬使者瑚

理器出守趨東甌敦樸且貴重華采殆罕儔旌麾暫

補外廊廟行見收亦若此鼓然置之崑崙丘

燕石集

馬臻文廟石鼓詩 獵碣鐫功事惘然摩娑壞石卧

寒煙昌黎已道文殘缺又後昌黎五百年

霞外集

吳師道賦得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作 石刻三

代遺獨數岐陽蒐剝落卧榛菅奇寶誰見收金源亦

好事馳載來薊丘豈知橋門鎮天為興邦留吾老幸

摩娑老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振皇州足追史

籀制惜值車攻休駢駢五馬來東向會稽遊會稽豈

無碑頌述徒夸浮願言宣仁化樹績垂千祿

吳禮部集

吳萊荅陳彥理遺石經寄詩索石鼓文作 橫山先

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

錄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

傳到我真不遠虬甲鳳毛真可惋自從得此未有報

歧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敲火今斷白駱駝載歸石盡

爛倉沮以後卽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瓚中郎變篆生

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算先生嗜書出法帖青銅堊壁
手脫挈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強塗竄先生博
學抱聖經焚膏繼晷目耽玩韋編鐵槌只紙傳鄒魯
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
秋徒聞壁可假道德詎信鶩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
周史面目極敷數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
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鍛向來見辱亦
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

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榦

吳淵類集

顧文昭石鼓詩 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去今二

千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逢冠

劍士濟濟遊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僕隸皆

正人從知史臣良况在文武日

闕

寧少忘西旅貢

厥蕪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

闕哉詞

語間未及

闕

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

題詩增慨慷

鐵網珊瑚

盧元質詩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作

載籍日繁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顛宏網用勿墜

厥德未為愆偉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云邁

揆後信猶賢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

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雲烟孔壁遂啓藏

闕 亦偶全於今二千載闕 盛流傳要知文字行

白日麗中天闕 蕩無存人心復闕 先賢聖去我遠

魯魚失真銓安得周召徒為倡麟趾篇

鐵網
珊瑚

唐之淳石鼓詩 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
聞十左右各惟五離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纍纍營
竈減落落陳沙聚質若切元玉製若覆冷釜氣若鎔
五金文若斷釵股孤峯割秋瘦千蕊耀春嫵森嚴列
戈矛爾雅冠章甫蒼冰淨溜懸海暖浪掀舞摧舟半
折軸敗舫或遺艫小龍彭蠡歸大鵬扶搖舉斲苔明
碎錦古墨清潤礎思昔委秦郊雷電驚草莽來牛礪
其角鑿白加以杵幸今依黉宮星日照廊廡圭璧遜

其儀俎豆與之伍脫非天意憐或是神明祐深詹白
晝永老屋祥鸞翥晴連畫戟陰冷濕宮牆雨諸生獲
講解髦士資訓詁啓鑰煩登閣搨本利商賈韋詞表
姬周韓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鉤遺恨寄酸楚紛紜梅
蘇作詰屈吾鄭譜稱評雖靡定彷彿詎非古鯁生千
載下匏繫三江滸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適從僚
碣役遂出幽燕侶平生慕奇聞一日獲佳覩初臨色
逾莊欲狎氣斯沮如親至京都揖讓申與甫如親與

田獵搏攫兕與虎如虛藜覓腹烹太牢肥羜如洗蜩
蟬耳聆笙磬祝敵羈愁破昏惜喜氣浹眉宇時維躔
壽星歲甲在疆圉天寒號鷓鴣集城荒茂禾黍宗周本
予懷覽古亦天與摩娑重圖訓蹙縮愧庠序聊陳曹

鄆風式繼韓韋武

萍居
黃

程敏政石鼓詩 岐陽埋沒草離離汴省燕都石屢
移一代文章存鳥跡百年風雨蝕鼉皮摩娑尚識宗
周器題跋誰鐫蒙古辭却愛勝游黃叔度孔庭懷古

立多時 篁墩文集

李東陽石鼓歌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隆石聲

學髻年釋褐隨班行未識研覃與揚摧始官翰林歲

分獻晚以代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

稱超卓宣王謨烈繼成康况有文章存古樸是時風

俗蓋渾灑其臣拜誦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興講武

岐陽猶獵較於時旋凱奏鏡歌於時颺言播聲樂靈

祇地不愛圖書列石天然謝雕琢垂垂股折屋漏痕

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
槩又如申甫端冠紳擯相聯階舞干節年深歲長世
運改誰向鴻荒究繇邈羸劉以後無此文直與混沌
分清濁驟看筆勢尋風骨細別苔痕認班駁原拋野
擲墮榛菅冬經雪霜夏水電疑隳大鼎存銘識似毀
明堂露椽桷當時十鼓一為白猶幸農家事春歡愛
惜應勞神護呵搜尋不厭山硤确暗中摸索亦可知
辨口尚煩泣楚璞聖朝天子方好儒森列戟門護重

幄聞之興慕見興敬以手摩娑防擊撲我生學篆希
前踪下視俗書羞齷齪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
不闕

行年七十始研求老臂支撐目昏眊拾殘補
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
為予親刻劃吁嗟徃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剝請

從祭酒告諸生誦此衣冠日薰濯

懷麓堂集

何景明石鼓歌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
陳之罍詛楚已埋沒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濕讀

難下蟲雕鳥剝細不分古畫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淡
烟霧紛周王功勳史籀筆救石細落岐陽濱中興氣
象豈復覩大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
摹搨多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麗鍾王徃徃稱通神唐
愈宋軾遮歌嘆長歌險韻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汴國
君王好藝崇斯文高駝巨艦遠載至金填玉箴傳相
珍靖康乘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煙塵神驅鬼守散
復聚至寶豈得空沈淪文皇北來定燕鼎不置太廟

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書生頗得親講詢虛廊素
壁安置穩大厦長檐覆蓋新不隨鐘鼎怨磨滅已與
琬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墨本徒紛紜此
雖殘缺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緡壁池日月動華袞
奎閣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在萬世此石與廟長無

湮大復集

王家屏太學石鼓歌 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
王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累

纍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歧徒汴復入燕幸遭
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今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頗文
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別薛為摩娑固知至寶非容易
合令安頓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
事誰人得比韓孟才榦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岫嶮一
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復宿山
房集

朱國祚石鼓歌 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
連窪中或與蓋白似抱質可敵瑤琨堅傳聞書自太

史籀比與大篆尤瑰妍其辭典奧儷二雅彷彿吉日
車攻篇周京遺製衆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綸雖
滋翟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宇文豈能爾薺堂
所見毋乃偏嗚呼神物不易覩三代舊跡稀流傳巫
咸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捐比干銘折衛州壤
穆滿書徙壇山巔會稽窆石字茫昧岫嶺筆跡文糾
纏倚撫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石鼓離
復合陳倉入汴還留燕羶包席裹橐駝背塵蒙露濯

瓜牛涎置諸太學始皇慶于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
丈密蓋護不受長雨闌風顛我來摩娑輒終日證以
郭薛施潘箋凝思斷桐來自蜀叩之定有聲淵淵文
殘非因硬黃搨劃缺反撼鈞金填長廊無人起題壁

回視落景棠梨懸

介石齋集

郭天中石鼓詩 鼓非石質者星文非鼓勒者銘焚
外書刪外經經雅頌書典刑隸秦漢經睽庭篆籠烏
藍漉青白謝杵春穀停歇辭金波畫零我拜手神之

聽明詩
綜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八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四

石鼓文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
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
焉蓋諷先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

其意

法書要錄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威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鍼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

張懷瓘書斷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時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

述書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譌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

紀錄尤可嘆惜

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

鳳翔府夫子廟

周氏法書苑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

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

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

所見者止此

蔡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

山谷題跋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

成文然典型尚在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

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

鼓以永鎮於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也其曰佳魚魴鱣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

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揚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

原廟之彛孰有過於斯焉

鍾鼎款識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

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
麓石如今世以為確白者性既堅頑而難壞又不堪

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

缺又徃徃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

事有理類如此况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

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
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

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礮者古篆刻缺可辨者

幾希

墨客
揮犀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

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

諸道石
刻錄

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蓋余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宗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

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併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錄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

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

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

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

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

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
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
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
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
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揚柳貫魴鱣先生詩注其文
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鱣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
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
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

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

某也

趙彥林東坡詩注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勲表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

頌亦恨不得在六經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
金繩鐵索持以其書傳爾顧未暇倚撫其文列之部
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
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
靈懽讐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
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
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
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為絕典然則

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
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
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為宣王
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
詩固考合前說且曰諷田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
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
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
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

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况小雅所
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
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
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蝌蚪書則謂篆為
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
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
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

楚為荆蠻置茅絕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
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
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
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
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
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
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徃
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

之當漢號史書以刻劃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
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
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謠自杜甫尚
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
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
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
一時所訓非理亂所係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
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

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
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教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
攷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
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廣川
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
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
曾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况蘇勗
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

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

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所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蘚澀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網凌遲四海沸

宣王憤起揮天戈鎬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嗟
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
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
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
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
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存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畧相
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維字參鼓刻惟
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

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

直謂非史籀跡也

程者年籀史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錄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

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
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耶開元
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
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
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臬張懷瓘所
著則特詳矣臬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
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
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

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
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
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
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
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標之惟
揚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
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

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

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
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
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
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
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
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
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
豐西三百餘里安得便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

之辭亦已明矣鼓辭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所據而云
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
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
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
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
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
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
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

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程大昌
雍集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日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

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拘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於策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

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於後焉耳後漢橋玄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謂勲者蓋橋當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

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
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
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
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勳為明而石鼓源流

賴之以存也詩於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

尚也矣

同上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
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為宣鼓其亦近

似而實有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
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
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
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曰斯
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
於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
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

史籀自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
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王
莽時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
則古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
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
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
體也則謂籀體初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
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

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同上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
至竇臬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
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
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

餘慶與韓同
仕憲宗朝

紹興壬子

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
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
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寇難以來不知何在甫
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

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
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
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
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
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蛟走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
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
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

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
曉者而遂用其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
木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
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
讀而其猶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
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
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
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

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貫之維揚及柳此六句可讀
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
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揚及柳而鄭本乃作標蓋疑鄭
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
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
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
壞而書體足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
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剏為一鼓以補足之

也
同上

石鼓十篇大抵為敝狩而作甲言敝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畋狩而除道戊言
策命諸臣己言言社而皆有事於畋狩也辛言敝狩
而歸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
稱於前代至唐始出於岐陽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
取置於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
傳師求於民間而得之十鼓於是乎足信知神異之

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
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
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
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
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解但其文不
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
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
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纂分

音之韻作象類之書其於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
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
可疑者若以也為毆以丞為丞之類是也及考之銘
器毆見於秦斤丞見於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
其人生於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於秦乎秦篆
本於籀籀本於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
之所本也秦人雖初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
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

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於尊彝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放於古而

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於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其於禮圖固有間矣歎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適於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高遠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

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間亦得石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

所習尚者多同歟

鄭樵石鼓考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

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

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
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
歷代書亦廁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
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
韓之說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
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毆二字以為
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
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

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感其說者故予不得不
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
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
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
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
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
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
顏真卿千祿字刻於大厯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

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
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
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
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
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
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
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
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

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

丞毆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况丞字從山取高山奉
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字
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鑄功勒成
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况蘇勗之祖邳
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
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
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
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

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磴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索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

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碑雍後移入保和殿
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須濟河遇大風重不可
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
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
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
功鄭樵二音叅校異同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於
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王厚之復

齋碑錄

石鼓詛楚音皆直寶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絕不多見况摹有精粗故亦艱得往本叅校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畧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

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
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
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
年號故為此間歲月皆并錄之異時寰宇太平猶可
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
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寶護甚至至用
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四海橫流氓馬無復遺蹤
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絕

學於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
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為信因附
末卷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別
本可證不容臆決姑竢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

吳興施宿書

石鼓音

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

補詩雅之遺佚

古文苑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序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

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叅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於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叅校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并摘經傳語可為證者載於下

古文苑注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

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

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

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

之作也

羣書
考索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

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逞雄俊是也韋

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

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

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

召騃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

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况
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
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
偶見安碓牀云鼓作白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
白易白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

異哉

韻語
陽秋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
皆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

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謫尚寡不可知

也

唐
詩話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却稍

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至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聘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扁鐫之使可觀而不可

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
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
大抵石方利而高畧似鼓耳不盡如鼓也

道園學
古錄

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於真本多故不
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

學古
編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
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強為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
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

隨缺補字以意思像則我車既攻維揚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叅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己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楊文舉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琅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

二世詔文正詛楚紳

縫

還遂

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

秦刻石為題號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魯郡吾衍序

周秦

刻石釋
音序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九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五

石鼓文

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訥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
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歧陽所作也史大統十
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歧陽

姚氏
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在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

云是字字文周時所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

名定國在平人

中州集

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官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字文周

所為

弇州山人稿

石鼓文始不見稱於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
為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
博古殊無證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於
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
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豈吉日
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况書取秦誓
詩錄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
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

年秦漢碑碣往往磨滅殆盡豈石鼓露立野處膚
刻細文而獨不盡泯乎歐陽文忠公固疑其非宣
王時事而鄭夾漈博考字學以為先秦之書温彥
威使三京又知其為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西狩
岐陽所作則非史籀書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蹈
襲雅詩模倣籀文以欺後世如張霸偽古文書張
天覺作三墳皆此類也天台熊仁本識

石鼓
論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

秦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
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
時碑徃徃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
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
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
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作辨萬餘
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

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
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
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
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
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
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
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証也
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

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
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
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
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
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
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
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

焦竑
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考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
 作辨萬餘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
 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
 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
 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

陸友

仁硯北
 雜志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
 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為宇文周時

所作者妄無疑也

金琳瑯

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
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
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
陽命綽做大誥則詩體做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
刻年月豈故為此迂後世耶

通雅

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石鼓舊畫蔚有奇秀學者
不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

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行極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所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內諸侯從王于狩臣述其君語

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
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為諸
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三十餘年昔之所
存者今又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
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
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
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

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

石鼓文
音訓

烏乎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
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
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款識而已夫蒼
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
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
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鈎殺自然而無
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泉所
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坡旨哉言也惜其歲

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
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
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
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
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
碓礮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
毆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
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

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毆叅字正當從山取奉叅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永瑗邕諸人皆名

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
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
周末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
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
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
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
既同修備之詞一也應鹿麋麇麀鹿超超獸多之詞
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

阜蓋即石鼓赳赳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它如駕言
徂東駕行言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
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驪孔
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旒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旂
鼎旂之謂也其曰赤芾金鳥即華勅填填之謂也曰
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伙弓矢既
調即秀弓孔碩彤矢奕奕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
其馳即左驂旒旒右驂駛駛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

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
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
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
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
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濟
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儻儻
俟俟即夔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
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

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馭其特之謂也又况石鼓漫滅者其文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遂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錄雖

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圍方末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

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鐵網
珊瑚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錄自蘇勗而下名公聞人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

秦人之篆或比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搗謙獨能脫略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百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搗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千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於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歿未可知而擅包輦運金

填櫺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搗謙訂正而發揮之其

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

同上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鉅利
鈎殺為大篆之祖自後別為十有三源分派行沓見
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
率本於此昌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舜江
趙先生搗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注參考
互訂用車攻吉日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

蓋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籀
 於千載之上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撫謙其誰哉時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鄉貢進士將仕佐郎廣
 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同上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
 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格古要論

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

書兼行潛溪集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
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
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
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
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
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
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
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鐘鼎自

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徃徃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東里集

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錄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蓋

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
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
滅剥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錄時尚存四
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已外國
子司業潘迪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
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
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
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

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摹滅益甚加以摹拓
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順伯居
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况至
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
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

集

素齋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
後歸子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

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斲其繆
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
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
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
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
國而斲其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
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末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
言為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濶勗貞

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
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為史籀書嗣真高宗
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
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撫謙宋宗室
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
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瑤山教諭卒於官

金薤
琳瑯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
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

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
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
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
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
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為者至
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
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
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

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
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
金人入汴別取其金而棄取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
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錄云崇寧中蔡
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
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
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
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

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
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
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
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
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

已

全上

石鼓詩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
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

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瑯劉梅國廣文選
所收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丹鉛

錄

石鼓文章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
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
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蝌蚪籀
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
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
塚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為宣王
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
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
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
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

俟知者

同上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裒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邐邐員旂二句牽合紕繆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

不復書此易見耳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遂
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旂旗搖動貌此豈特文
法太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邈邈員
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也一隅若
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
爾為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
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
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為繼絕表

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已棄
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
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為一
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
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齋
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楊升
庵集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云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耶得之不啻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
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
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引岐陽
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湮沒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
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
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
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
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
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
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
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
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
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
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

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微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
讀書耶此公益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
圖洛書不足信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
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書苑
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
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暇縷縷可
覆視也宋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
門廡護以一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

年十月間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
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
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
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
刻潘迪釋文今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
於海內大方家云同上

石鼓文字畫竒古皆云史籀書不知何時徙置北
太學門廡下字磨漫過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於

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蓋全文於潘迪音訓間有

同異然無從復考

金石
古文

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

因覽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

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

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升庵集中稱六

百七十五字完好無譌丹鉛錄又云得唐人拓本

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

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間向傳師始求得之歐陽永叔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梅聖俞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東坡官鳳翔日又在永叔聖俞之後即有手拓本亦不過四百六十餘字而已豈得全文具備乎然則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辭爾既易以今文傳之秦人無識遂以楊本載入陝西志又從而刻石臨朐馮汝言編古詩紀亦用其

文學者所當駁正也

黑蝶齋
小牘

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二句爾揚用修增益之於是六轡沃若我來自
東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雷同者不一又
竄入尚書歸格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

有是文也

鴻雪
錄

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
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扁鑰之而不果別有
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

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石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

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
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
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
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亦勤矣亦僅
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
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
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

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金臺紀聞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史籀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

耶 弇州山人稿

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鈗利鈎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

是也

游鶴堂
墨藪

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別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置北京國學於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

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

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

同上

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
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鑿鑿有據其略曰考之書天
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
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
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獄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
其學有其識有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

論反晦耳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
迷謬不足與辨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
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
者以為宇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樵又謂
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為鼓繇其土
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為虛器豈止以
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觀九州貢物攻玉制器無一
不窮極奧渺以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鼓在太學

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輒篝火撫榻燬剝日甚
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
就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轉刻文行字或六或七
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有佳石
即刻置菟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雅民休王遊
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以後世竭力徵石
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藩置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
盼旋離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既裝潢

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

名足刊古今之謬

金石史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史籀筆無疑都
元敬揚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
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
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
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
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

護持無人惜哉

石墨
鐫華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
人入汴別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
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書畫
史
東坡有手鈎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

錄紫桃軒
雜綴

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書龕中蓋
唐人所錄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為之考正集釋

又薛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關文靡所
增益揚用修自言受業於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
蓋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陝西誌亦載此文其文

悉與揚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

古詩
紀注

都城東北艮隅瞻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賢國子
監在焉國初本北平府學永樂二年改國子監左廟
右學規制大備彛倫堂之松元許衡手植也廟門內
之石鼓周宣王獵碣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

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初潛
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宋大觀二年
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移置保和殿嵌金其字
陰錯錯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取其金置鼓王
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
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左右列矣石
鼓自秦漢無傳者郡邑志云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

紀其事曰虞褚歐陽共稱古妙蓋顯聞於唐初自是
表章代有矣唐自虞褚歐陽外則有蘇勗李嗣真張
懷瓘竇泉徐浩杜甫韋應物韓愈宋則有薛尚功楊
文昂歐陽修梅詢蘇軾黃庭堅張師正王順伯王應
麟趙明誠鄭樵元則有楊桓熊朋來吾衍潘迪虞集
周伯溫而我朝楊修撰慎以為鼓發聞已先晉王羲
之唐章懷太子嘗言之言鼓者表厥攸始也言人人
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之鼓

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
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
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道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
鼓文今剥漫而可計數其方要當六百五十七言先
所存無考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
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楊慎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
十餘據今搨本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
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

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

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

帝京景物畧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
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石鼓

迄今無恙檝功也

因樹屋書影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而唐韓退之作歌至
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今讀其文皆
淺近之辭殊不類車攻吉日之闕深也金史馬定國

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
字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揚用
修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
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
乃類小篆予獨以其辭不足儕於二雅而疑之今在
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

金石文
字記

言獵碣者多指為宣王之鼓蓋緣文有我車既攻等
語與小雅相似爾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詩中多有之

不得執此以定其為宣王之鼓也至於成有岐陽之
蒐則見於左氏傳可為明徵似三監既平破斧缺斨
之後簡軍實修武備於先王肇基之地其文有曰害
不余及亦猶鷓鴣之詩所云莫敢侮予也

書學
聖蒙

岐陽石鼓文或謂周文王時作或謂宣王時作或謂
秦惠文後始皇前所作或謂宇文周所作獨程氏大
昌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稱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
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謂鼓當刻於此時可

謂明徵矣董氏迺又引叔向楚置茅絕一節更足發
明其為成王制作益無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紀成
王營洛邑復都豐鎬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蒐岐陽
東伐淮夷按此與左傳注先伐後蒐似相背戾然以
愚論之武王克商嘗散牛歸馬戢干戈橐弓矢示天
下不復用意天下不復叛也無何祿父盜兵三監煽
亂殺函以東非復周有於是出既戢之干戈而復稱
之收既稅之牛馬而復駕之召既散之卒甲而復伍

之就岐陽而講武即蒐田以用衆亦事理之不無者
然則以文考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也君子則
邦甸侯衛及三事六官之屬其文則史臣之筆是時
史佚作虎書魚書鳥書非頡禹之後至籀始更其文
也如銅槃銘詛楚文體皆瑰異非蝌非古是周時諸
文並行籀特其一種爾王氏家摹勒汝帖倉頡夏禹
款識封比干墓銅槃之後先次以岐陽石鼓然後列
史籀書則未嘗以鼓文為籀書也若夫宣王東都之

會雖見於詩其時獫狁蠻荆騷然不靖既用兵於鎬東之徐淮顧治兵於鎬西之吳汧非所以順人情而播先聲矣鄭氏樵又以斤權文同目為秦作復以秦稱王號附會天子嗣王之文夫秦雖稱王未嘗自居帝制臣下稱君亦未有稱公者况斤權之文雖刻於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後有斤權文未必為斤權而作故止可曰見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其自製之字無一字沿襲且小篆始於始皇則前此

亦用舊文矣至於十鼓其一為臼疑鄭餘慶徒置學
宮時已然故昌黎詩云故人從事在右輔為我量度
掘臼科也及五季都洛鳳翔學校荒蕪土人因其已
臼乃復臼之爾

全上

程大昌雍錄極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獨取之蓋後周
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於宣王及秦人者亦皆
未詳本辭故爾予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
而石鼓閱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為成王

之詩一也以為秦作似宜在乎襄文之間蓋襄公始
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
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
秦故保西陸地近烏鼠若獵於岐陽是自西徂東不
應言我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為諸侯獨以赤馬
黃牛各三淫祠西時寶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
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為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
岐在鎬西自岐畋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

也蓋成王伐奄歸而蒐於岐奄在東方故曰我來自
東淒淒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蓋追述歸時道路之
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
公所作當時始繼殷命淮徐煽亂方用兵之際故東
伐淮殘奄歸復蒐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于太祝即
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
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

稱來嗣王始尤為成王無疑

臣林

春秋左氏傳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
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竹書紀年成王六
年大蒐于岐陽又傳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
楚為蠻荆置茅絕然則石鼓是成王物傳有明徵此
廣川董氏沙隨程氏毅然斷以為成王之鼓也夫春
田曰蒐今繹其詞時則霑雨地則淖淵涉則舫舟草
則若華木則揚柳帛魚鱣鱣于水一方維舟以道或
陰或陽春時景物宛然在目其殆蒐于岐陽時作乎

或乃以我車既攻二語同於小雅因定為宣王之鼓
然詩三百篇篇不雷同有叔于田則大叔于田以別
之有杖杜則有杖之杜以別之使果皆為宣王時作
則于苗既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矣于蒐豈復仍用
其辭詩人不若是之詰窘也惟因二語與小雅同即
此可辨其非宣王之鼓蓋鼓是成王文宣王中興紹
其先志因而用其辭此所謂復古所謂展也大成云

爾

茹古
錄

石鼓文不見錄於詩說者紛紛要未探其本竊意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冊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復書於冊太師所掌之詩皆書於冊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師所掌而序之宜於石刻未見錄

也

錄 炙硯

十鼓自甲至癸諸家詮次先後不同悵山潘氏所序蓋依國學位置近見嘉定孫氏更序董道本以潘氏第六鼓為第一鼓曰王命除道也第十鼓為第二鼓

曰至岐陽而禱禡也第八鼓為第三鼓曰簡車馬也
第一鼓為第四鼓曰六事之人師武臣力也第三鼓
為第五鼓曰天子親田柴獲之盛也第四鼓為第六
鼓曰田畢數獲也第二鼓為第七鼓曰陳魚也第七
鼓為第八鼓曰充君庖也第五鼓為第九鼓曰從流
而歸也第九鼓為第十鼓曰班師休士也其義又與

薛鄭諸公有別

查浦
輯開

南京府學明德堂後有天發神讖碑石凡三截北京

國學廟門有獵碣鼓凡十枚一為吳皇象書一為周
史籀書皆篆學之祖也鼓本在岐陽之野一徙而置
鳳翔學宮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撫
宅四徙而至今所當日保和殿中如詛楚文及文翁
禮殿繪像咸在今存者惟此十鼓考宇文懋昭大金
志正隆三年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
變悉令毀之而此十鼓獨無恙且刻為白而文不傷
剔其金而字猶在信有神物呵護者然

兩京求
舊錄

補遺

永樂之初余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

信為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真博
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
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

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

王文端
公集

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
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
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
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

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夫作夫
霧作霧舛訛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模本所誤
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
亦以塗作即阪作陟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
乎滋躬詣鼓旁詳加摩玩文之漫剝者猶隱然有迹
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
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強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
考辨已明不容復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詠附

載於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之物好異者不煩曉

曉云正德戊寅秋九月望古絳陶滋序

石鼓文
正誤

石鼓文據楊升庵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
所拓本於李文正公家余讀而驚嘆已錄於京師古
石考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文經博洽之儒如王順
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錄才
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孫巨
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

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
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叅以薛尚功諸本亦僅得四
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揚用
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
竒固不若闕疑之為愈然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

用修所能辨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

堂稿絕不道及何也

孫承澤庚子銷夏錄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陽石鼓周宣

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
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刑尚
在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余得之故內精工
之甚恐後人並此不見矣

全上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九